

# 狄 托 與 南 斯 拉 夫

畢 英 賢

一九八〇年新年剛過，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八十七歲）突然患重病入院。他的病情發展，不僅為南斯拉夫人民所深刻關切，也引起了世界人士的廣泛注視。狄托是共產南斯拉夫的開創者。他曾領導南斯拉夫人民抵抗納粹德軍、進行經濟改革、抗拒蘇聯壓力、威脅，維護南斯拉夫的獨立自主，成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獨立、統一、團結的象徵。他也是不結盟運動的領袖之一。因此，一旦他從政治舞臺上消失，必然引起若干變化。

人們最關心的問題是：狄托死後南斯拉夫將發生什麼變化？蘇聯會不會乘人之危悍然入侵？內部各加盟共和國是否會因此失去向心力而發生分離運動？狄托為繼承問題所作的安排是否有效？經濟困難可否改善或將惡化？

狄托手創並領導南斯拉夫政府三十餘年，因此南斯拉夫人民已習慣於狄托的領導，一旦失去他，自然會產生航海中失去舵手的感覺。若說南斯拉夫的歷史與狄托個人的經歷密不可分，似不為過。所以，本文擬從狄托個人事跡說起。

## 狄 托 的 崛 起

狄托原名約瑟普·布羅斯（Josip Broz），出身農家，生於克羅地亞（Croatia）的柯姆羅維茲（Kumrovec）地方。克羅地亞現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原屬奧匈帝國。布羅斯（狄托）生於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七年，讀完小學及中學二年級之後，入希沙克城鐵工車間當學徒。從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在查格納布及留布里昂城的機器製造工廠當裝配機工。一九一〇年加入社會民主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在波希米爾、德國及奧國等冶金及機械製造工廠做工。一九一三年加入奧匈陸軍。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因反軍事宣傳被捕；一九一五年元月奉派至卡爾帕茨克前線作戰，四月受傷成為俄羅斯軍隊的俘虜。傷癒後被押進烏拉爾戰俘勞工營，曾在那裏進行政治工作。由於公開演說反對對戰俘的非法待遇而被送進監獄，直至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始被放出。

一九一七年六月，布羅斯（狄托）來到彼得堡（列寧格勒），參加布爾什維克所組織的、反俄國臨時政府的示威遊行，被捕關進彼得羅帕夫羅夫堡壘內，其後被押解前往西伯利亞，在充軍途中逃脫。一九一七年十月，加入俄國奧姆斯克赤衛軍，在奧姆斯克附近參加反白衛軍的戰役，後來隱藏在奧姆斯克郊區。白衛軍被擊潰後，與當地共產黨員在農民間進行「革命工作」。

一九二〇年十月，布羅斯返回南斯拉夫，加入南斯拉夫共產黨。一九二一年，共產黨活動被禁，他乃從事非法活動。他在查格納布等地任機工時，曾在若干企業內組織罷工，創立黨的組織。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內，因積極從事共產非法活動，曾數度被捕坐牢。一九二七年當選南共查格納布市委會書記。一九二八年被判五年勞役。

布羅斯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獄，以共黨克羅地亞邊區委員身份再度進行非法黨務工作，同時改名狄托（Tito）以圖蒙混警察耳目；八月進入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在南共第四次會議上當選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狄托留駐莫斯科，為南共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團員。一九三六年潛返祖國，一九三七年成為南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當時黨委會設在巴黎。一九四〇年，在南共第五次會議上，當選政治局委員及總書記。同年，南共中央成立軍事委員會。在戰前幾年中，狄托與其他中央委員共同整頓並強化南共組織。

一九四一年，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侵入南斯拉夫後，南共在狄托的領導下組織南國人民準備對入侵者進行民族解放鬪爭與武裝暴動。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進攻蘇聯，狄托以南共中央名義呼籲南國人民起來為人類自由幸福而鬪爭，他說：「危急關頭來到了！與最兇狠的階級敵人的決定性戰爭開始了！這場戰爭是由法西斯罪犯所挑起的，他們背信地攻擊蘇聯——全世界勞動者的希望與支柱。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應各守崗位！把自己的隊伍緊密結合在你們的先鋒——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周圍……」<sup>①</sup>。從一九四一年起，狄托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及游擊隊總指揮。除了狄托所領導的抗敵組織外，南斯拉夫尚有另一愛國抗敵組織（Chetniks）。兩者水火不容，相互火併，結果狄托勝利。戰後，狄托下令處決了此一組織的領袖德拉日·米哈羅維契（Draža Mihailovich）。

一九四五年，狄托組織南斯拉夫共產政府，獲美國、英國、蘇聯的承認；狄托自任總理兼國防部長。

## 狄托領導下的南國對蘇關係

南斯拉夫共產政權成立之初，狄托執行親蘇的對外政策，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仇敵。一九四七年，史達林建議在南斯拉夫成立聯合公司以控制南斯拉夫的經濟，為南斯拉夫所拒。同時，蘇聯在南斯拉夫的軍事顧問堅持，南國游擊隊按蘇聯紅軍的型態

註① 〔大蘇聯百科全書〕，一九五六，四十二卷，第四七六頁。

改編，亦未被狄托接受。一九四八年史達林召令狄托前往莫斯科，復遭狄托拒絕。這類事件使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逐漸惡化，蘇聯指責南共偏差、自大、忘恩負義，托洛斯基主義。其後，蘇聯控制下的共產黨情報局決議，把南共逐出該局，並公開呼籲南共高層黨幹推翻狄托。史達林並利用各種威脅及壓力企圖使南斯拉夫共黨屈服，重新控制南斯拉夫。在這種情形下，狄托爲了自保而轉向西方求援，並得到了堅定的反應。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赫魯雪夫上臺，開始改變對南斯拉夫的政策。首先停止對狄托的攻擊，然後兩國互派大使。一九五五年赫魯雪夫親訪南斯拉夫，以圖恢復兩國友好關係，發表了蘇南共同聲明，確定兩國相處的基本原則，其要點爲：相互尊重對方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平等相處；與意識形態及社會體系不同的各國和平共存；互相尊重對方內政，不以任何理由進行干涉；發展雙邊與國際經濟合作；停止各種虛偽宣傳與不實報導<sup>②</sup>。赫魯雪夫負荆請罪，終於確定了這些原則。在共產集團內，這是蘇共向其附庸委屈求全的開始。一九五七年，赫魯雪夫企圖重整蘇共在共產集團中的地位，乘「十月革命」四十週年之便舉行一次「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擬定一份宣言草稿。爲了遷就中共，在宣言草稿中特別指出「在目前條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義或者說是右傾機會主義」，「資產階級的存在，是修正主義內在的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國外的根源」<sup>③</sup>。對此，狄托極爲惱怒，他本人拒不參加會議，並訓令其代表不在該文件上簽字。

這次蘇聯與南斯拉夫的摩擦原較前一次輕微，豈料中共半路殺出，並謂一九四八年共產黨情報局開除南共乃是正確措施<sup>④</sup>。表面上中共攻擊南共，實際上却影射蘇共。蘇聯雖然延緩給予南斯拉夫的貸款，但仍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南斯拉夫再度傾靠美國，但依賴程度不大。一九六一年初，狄托參與組織不結盟運動，並在南斯拉夫首都召開首次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這種活動正中蘇共下懷，因爲此種運動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頗有利用價值。同年，在蘇共代表大會上，中共與蘇共爭執公開。在這些情形下，蘇南關係再度好轉。

一九六八年，蘇聯率領部分華沙公約國家入侵捷克，干涉內政，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不免興起物傷其類的感慨。狄托公開批駁蘇共用以侵略的藉口「有限主權論」。他說：「我們既不能承認這一理論的合法性，也不承認這種難以接受的理論<sup>⑤</sup>。」七十年代初期，中共與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關係有顯著改善，阿爾巴尼亞與中共關係尚未惡化。結果，中共在巴爾幹地區的影響力大有上升之勢；蘇共對此深具戒心，再度拉攏南斯拉夫。從此，蘇南之間尙能保持一種平穩關係；在國際事務中，對若干問題雙方

<sup>註②</sup> 〔新時代〕〔俄文版〕，第二十三期（一九五五年），第一一三頁。

<sup>註③</sup> 〔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眞理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sup>註④</sup>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sup>註⑤</sup> 原載〔戰闘報〕（Borba），一九七一年七月卅一日；〔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摘載。

意見也頗接近。但是，在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上，狄托依舊是蘇共的掌中之刺、眼中之釘。

## 蘇聯寄望狄托之死

蘇聯從沒有放棄把南斯拉夫拉回自己控制之下的意圖。但是，祇要狄托仍在位，蘇聯就很難實現它的願望。蘇聯一心想控制南斯拉夫而後甘心，其原因不止一端。首先，人們不能忽視南斯拉夫「反叛」克里姆林宮對蘇共意識形態所造成的創傷。自從一九四八年狄托與史達林決裂並把南斯拉夫帶上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後，破壞了莫斯科主宰世界共產運動的理想。自從一年起，蘇共一直擔心，南斯拉夫的榜樣會像癌細胞一樣在其他東歐國家蔓延；而事實上也是如此。誰能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捷克的自由化運動以及今日的羅馬尼亞的獨立態度，沒有受到南斯拉夫榜樣的影響？近年來，「歐共主義」也是根源於狄托獨立自主不服從莫斯科的概念。狄托認為，各個共產黨一律平等。祇要狄托活着，蘇共便無法打破這一觀點。

從戰略觀點看，蘇聯如能控制南斯拉夫，有極大利益。南斯拉夫的戰略位置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南翼一分為二。如果華沙公約組織能够利用南斯拉夫的武裝力量及軍事設施，則將對北約組織南側構成極大威脅。其次，南斯拉夫面臨亞得里亞海，沿岸基地對蘇聯地中海艦隊具有重要意義。目前，蘇聯在地中海沿岸幾乎沒有任何基地。因此，蘇聯黑海艦隊若要南下地中海，必須首先佔領達達尼爾海峽；如果想從這裏再向前推進，有兩條可行之道。第一是假道保加利亞進軍希臘的特雷斯（Thrace）省，其間有塞隆尼基海（Salaniki），最後佔領全希臘。此法，在平時不能使用。另一種辦法就是將南斯拉夫納入蘇聯集團之內，使其服從蘇聯指揮，則亞得里亞海可以任憑蘇聯海軍利用。就空軍言，位於南斯拉夫的空軍基地若能為蘇聯空軍所用，不僅可增進其對北約組織的威脅，也可有助於蘇聯向非洲方面的開展。

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最高理想是：在軍事上，把南斯拉夫納入華沙公約組織；在經濟上，把它納入經濟互助委員會。如不能做到這點，最低限度也希望能夠出現一個親莫斯科、反西方的領導集團。事實極為明顯，在狄托執政時，兩者皆無可能。如今，狄托即將從南斯拉夫政壇上消失，蘇聯究將採取何種行動以達成其政策目標？

## 蘇軍干預頗多限制

鑑於一九六八年蘇聯進兵捷克，一九七九年底軍事干預阿富汗，人們擔心，狄托一死，蘇聯會大舉軍事入侵南斯拉夫。當狄托病危時，傳說「從蘇聯和東德調出的蘇聯軍隊已經開往在匈牙利的集結待運地區……距南斯拉夫邊界六十英里的鐵路終端站」，「蘇聯軍隊在蘇羅邊界上集結」，「在東德的蘇聯軍隊處於半戒備狀態」<sup>⑥</sup>。元月十九日，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報「人民之聲報」<sup>註⑥</sup>〔紐約時報〕，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八日；〔大公報〕（香港），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

說，如果南斯拉夫遭到蘇聯進攻，阿國將同南斯拉夫並肩作戰。元月中旬舉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歐洲共同市場外長理事會會議指出：蘇聯在亞洲的下一目標是巴基斯坦，但在歐洲，南斯拉夫也是蘇聯顛覆的對象。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公開警告說，歐洲必須保衛南斯拉夫。十八日，美國國務院重申美國支持南斯拉夫的獨立完整。

關於蘇聯軍隊調動之傳說，至今未見證實。事實上，也有若干專家認為，按目前形勢，狄托死後，蘇聯不太可能利用軍事力量迫使南斯拉夫重返蘇聯集團。其理由是，南斯拉夫內部並無顯著強大的親蘇勢力，如果一時成立不起一個親蘇政權，僅藉軍事控制南斯拉夫無異自找麻煩。況且，蘇軍若要攻擊南斯拉夫，必須經過羅馬尼亞長達四百公里的國境以及匈牙利的一部份。羅馬尼亞國境內既無蘇軍，則蘇軍假道羅馬尼亞攻擊南斯拉夫，可能引起羅馬尼亞的反抗，蘇聯豈非自找煩惱。但是，這些並非遏阻蘇聯對南斯拉夫輕易動武的基本因素。

蘇聯不敢立即對南斯拉夫用兵的基本因素有二，一是國際輿論，二是南斯拉夫的自衛武力與決心。南斯拉夫的領袖狄托已成爲不結盟國家中獨立於兩個超級強國之外的象徵。任何外來力量，無論利用任何藉口，要軍事干預南斯拉夫皆不免引起世界性的譴責<sup>⑦</sup>。這種譴責較之蘇聯入侵阿富汗所遭致者將更加嚴厲與普遍。狄托是不結盟運動僅存的創始人，如今參加不結盟運動者已有九十餘個國家。在衆怒難犯的情況下，蘇聯在對南斯拉夫冒險用兵之前，必然會再三思慮。

南斯拉夫對抗外來侵略的軍事遏阻力量是獨一無二的，其基本概念是「全民防禦」。事實上，每一個南斯拉公民皆參與國家防衛工作。南斯拉夫的防禦系統由兩個主要部份組成：南斯拉夫人民軍（正規軍）及地方防禦力量（民兵）。南斯拉夫的陸、海（僅用於海岸防禦）、空軍共有二十七萬人左右，飛機三百餘架。一九六八年蘇聯入侵捷克後，南斯拉夫深感無能抵抗蘇軍決定性的攻擊；因此決定以民兵輔助正規軍。地方防禦力量由各加盟共和國組成，編爲師、旅、營、連等單位，平時約有一百萬人，緊急時可迅速擴編至三百萬人。較小單位受訓後，以保衛其所居住的城鎮爲主；旅以上單位，則用以防衛共和國。地方防禦力量分爲地面部隊與防空部隊，配以各種武器與裝備，與正規軍無異。各單位皆不斷接受游擊戰訓練。近年來，正規部隊與各加盟共和國地方力量舉行很多聯合演習以測驗「全民防禦」的實戰能力。

按照南斯拉夫的防禦構想。戰爭之初由正規部隊在國界上以傳統戰抵抗外敵，全國則進行緊急動員，這種戰鬥也許祇需維持一兩天，然後開始以游擊戰爲主。這種游擊戰的概念基於兩個因素，一是南斯拉夫的多山地形適合游擊戰，其次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游擊經驗。有人說，南斯拉夫是巴爾幹半島上的「鐵刺蝟」。南斯拉夫人對此稱呼頗爲欣賞，他們說：「如有必要，南斯拉夫會張開所有的針刺，每個城鎮、村莊、房屋，每個窗口都會向敵人開槍<sup>⑧</sup>。」

註<sup>⑦</sup>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一日，第十二頁。

註<sup>⑧</sup> 〔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南斯拉夫是個誓死抵抗、決不投降的國家<sup>⑨</sup>。因此有人說，阿富汗不會成爲蘇聯的「越南」，南斯拉夫却會<sup>⑩</sup>。因此，縱然狄托不再領導南斯拉夫，蘇聯進侵南斯拉夫的可能也不大。

## 民族問題與集體領導

蘇聯顧慮客觀形勢，縱然狄托已去，也不敢貿然利用武力遂行它的政策目標，但是誰也不能斷言，蘇聯全無軍事干預可能？因爲客觀形勢是會改變的，而狄托之死更可能加速這種變化，其中尤以南斯拉夫的內部情勢爲然。前節假定，蘇聯不致用兵南斯拉夫，乃是基於一個前提，即：狄托死後，南斯拉夫舉國團結一致，面對明顯的外來威脅。如果，外來威脅不很明顯，南斯拉夫人警覺不够、敵愾之心消失，則其內部便將發生各種紛爭。屆時，蘇聯縱令不使用軍事手段干預，也會利用軍事以外的其他方式追求其控制南斯拉夫的目標。

南斯拉夫的內憂至少有三類：種族的、政治的及經濟的。

除蘇聯外，南斯拉夫是東歐最多種族的國家。研究南斯拉夫的專家喜歡用下面一句話道出其複雜的背景：一個聯邦，兩種字母（拉丁和塞瑞爾字母），三種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斯洛文尼亞語、馬其頓語），四種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五個主要民族（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馬其頓人、黑山人），六個加盟共和國（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馬其頓、黑山），七個鄰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奧地利、義大利、希臘）<sup>⑪</sup>。南斯拉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國家，現存的六個加盟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大致按民族組成，但是沒有一個共和國是單一民族組成的。塞爾維亞人最多，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一，其次是克羅地亞人，約佔百分之二十三，其他各民族皆在百分之十以下。

南斯拉夫的民族不和，起自長久以來的民族偏見，諸如：塞爾維亞人自大、斯洛文尼亞人欺詐等。一般而言，塞爾維亞人與其他各民族相對立、相矛盾。科索沃自治省的阿爾巴尼亞人曾試圖使該自治省與阿爾巴尼亞相併。一九六九年時，一些有影響力的斯洛文尼亞人表示，斯洛文尼亞加盟共和國如果能脫離南斯拉夫聯邦而獨立，其處境將大有改善。一九七一年，克羅地亞發生民族主義暴動，引起查格納布大學罷課，要求充份自治，這些要求包括：准許克羅地亞進入聯合國，成立「克羅地亞國家銀行」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註⑨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註⑩ 另一說法是：一個政黨，兩種字母，三個宗教，四種語言，五大民族，六個共和國，七個鄰國。

可直接向華盛頓「洽借貸款」。這種程度的自治勢必使南斯拉夫聯邦解體。現在聯邦政府設在布爾格萊特，也是塞爾維亞共和國的首府。在聯邦政府中，雖然高層職位通常按民族分配，但是政府職員在傳統上大部由塞爾維亞人充當。這一事實益使其他民族不滿。在整個七十年代，由於狄托藉其個人聲望與權威大力處理內部矛盾，民族問題幸未釀成巨變。考慮到南斯拉夫各個民族的力量和情緒，狄托為未來在黨政兩方面創建了集體領導制度。在黨的方面，就是由二十四人組成的主席團；在國家方面，則為由九人組成的主席團。這兩個主席團將成為黨和國家最高的權力機構。

黨主席團的二十四名成員包括：每個共和國三人，每個自治省一人，另加狄托本人及武裝部隊代表一人。從一九七八年起，黨主席團已經採取輪流「主席成員」制度，由輪流主席成員負責處理狄托邊醫囑而讓出來的日常工作。主席成員一年輪流一次，每年十月更換。現任黨輪流主席成員的是六十一歲的多羅尼斯基（Stevan Doroniski），來自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黨齡頗長，知名度不高；原是獸醫學生，後來却棄醫從政。

國家主席團共九人，由狄托任主席，其餘八人由六個共和國及兩個自治區各一人充當。從一九七一年起，八個國家主席團成員輪流擔任副主席，代表狄托處理國家事務，每年十月輪換。現任副主席是六十六歲的科利塞夫斯基（Lazar Kolisevski），馬其頓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參加游擊隊。戰前是軍火工廠的工人。知名度較高，但缺乏國際經驗。

在黨主席團與國家主席團同時兼任成員的有四人。其中最突出者是巴卡里奇（Vladimir Bakaric），今年六十七歲，克羅地亞人，是第二次大戰中協助狄托抗戰而現在仍任黨政要職的僅存者。他是一個博學而有教養的人，對國際事務富有經驗，頗獲西歐社會民主黨及勞工黨的尊敬；長期在聯邦任職，是一個全國性領袖。在南斯拉夫方面，有此一說：他可能成為黨主席，而國家主席將由主席團成員輪流擔任，總統一職在狄托死後可能被撤銷。

在較年輕一輩中，令人注目者一是道朗奇（Stane Dolanc），南共主席團執行委員書記，他在七十年代初期鎮壓民族主義分裂運動有功，頗獲狄托信任。另一個是現任國防部長留必契奇（Nikola Ljubicic），兼黨主席團成員。在一百六十六名中央委員中，有二十二名將軍；軍中三分之一為黨員，這使他的權威加重，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他並未採取有意接掌政權的行動，而且南斯拉夫任何地區的人都不願見到軍人當權，所以實際上他不可能獲得普遍的支持。

因此，狄托死後，他所建立的集體領導可能維持一或兩年；可是一旦集體領導須作重大決定時，如改善經濟的若干措施，就要面臨嚴重考驗。

## 經濟困難與「新共產黨」

此外，尚有兩個較大問題可能導致內部的不安，予蘇聯可乘之機，一是經濟問題，一是「共產黨情報局分子」問題。

長期以來，南斯拉夫的經濟問題可歸納為三點：（一）高度發展地區與低度開發地區的不平衡；（二）通貨連續膨脹；（三）對外貿易經年逆差，外債日重。

南斯拉夫境內，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而南方共和國與北方共和國之間的對比尤為明顯。北方諸共和國原屬奧匈帝國，工業化早已開始；南方各共和國被土耳其人統治達五百年之久，生產落後。以一九七五年為例，全南斯拉夫以個人計算的社會生產總額，平均每人為一千三百七十二美元；若以地區計算，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最高，平均每人為二千七百八十二元；其次為克羅地亞，每人為一千七百元；再其次為伏伊伏丁那自治省，每人一千六百五十一元。這三個地區皆位於北方，其以個人計算的社會生產總額皆超過南斯拉夫國家社會生產平均水平。最低者為科索沃自治省，每人祇有四百五十三元；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共和國、馬其頓共和國、黑山共和國，皆在九百元以上一千元之下；即使塞爾維亞共和國也不過一千二百五十九元<sup>⑫</sup>。因此，北部地區的人民經常抱怨，其經濟發展係受南方落後地區的拖累，使民族不和與經濟不滿相互結合。

一般而言，南斯拉夫近年的經濟發展逐漸緩慢，生活水平雖有改善，但幅度極小，尤其住宅問題，一時難以解決。通貨膨脹始終未獲改善，近年來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工人失業率達到百分之十二。對外貿易，年年逆差，去年達六十億美元。南斯拉夫與歐洲共同市場貿易，通常進口多，出口少，近年來每年維持三十億美元逆差<sup>⑬</sup>。結果，南斯拉夫的外債累積，目前已達一百三十億美元。

南斯拉夫的經濟景況雖然不妙，但是國防費用依然很重。據估計，每年用於國防及內部安全的費用，至少佔全國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sup>⑭</sup>。南斯拉夫維持着龐大的陸、海、空軍，再加上全民防禦的民兵，開支浩大可想而知。目前，南斯拉夫正大力實行經濟節約，追求經濟安定。但是，由來已久的問題，能否在短期獲得解決，令人懷疑。另外，在權力過渡期間，經濟問題是否會成為權力鬭爭的焦點，也令南斯拉夫人民擔心。

如果經濟繼續惡化，還可能觸發區域（或民族間）問題或國內人民的不滿。蘇聯方面對此深切了解。最近若干年來，蘇聯與南斯拉夫在經濟上一直維持「友好」關係。狄托死後，蘇聯也許會從這方面拉攏南斯拉夫，使它在經濟上日益依賴蘇聯，進而影響其決策過程。目前，南斯拉夫與蘇聯之間的貿易額佔其全國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而對整個蘇聯集團的貿易額佔其外貿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儘管南斯拉夫與蘇聯在若干問題上存有歧見，但是它們畢竟都是共產黨。有人認為，蘇聯與南斯拉夫之間的芥

註<sup>⑫</sup> 一美元等於十七個南斯拉夫幣狄那（dinars）；社會生產數額資料係採自南斯拉夫刊物*Novak*，第十期（一九七六）。

註<sup>⑬</sup>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註<sup>⑭</sup>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蒂，事實上祇是狄托當年與史達林個人之間的決裂而已。蘇聯人很少因狄托行爲而感到羞辱；而南斯拉夫方面持狄托那樣態度的人也不見得多。<sup>⑯</sup>

此外，南斯拉夫境內尚有一些親蘇的「共產黨情報局分子」，被南斯拉夫當局指爲「非法集團」。一九七四年曾掀起一個政治風暴，該集團在黑山共和國內舉行秘密會議，不久被破獲，狄托親自宣布這個案件說：「共產黨情報局分子甚至試圖組織一個政黨<sup>⑯</sup>。」他們在南斯拉夫境外印有大量宣傳品，與國外反狄托政權分子有聯繫。結果，以「反人民反國家」罪名分別判刑。西方報紙認爲，蘇聯通過一批住在蘇聯的南斯拉夫流亡分子控制這個新黨，蘇聯情報機構會向這個非法組織提供指導和經費。甚至有一名蘇聯駐布爾格萊特使館的公使牽涉在內<sup>⑰</sup>。至今，親蘇的共產黨情報局分子的活動從未終止。例如，一九七五年內，共產黨情報局分子被逮捕判刑事件至少有四宗。一九七六年三月，約有十數名南斯拉夫人因親蘇活動鋌入獄；四月初一名蘇聯女官員在南斯拉夫因間諜罪名被捕，十四日復有九名共產黨情報局分子被捕。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名「共產黨情報局分子」的領袖，五十五歲的比洛維克被捕，一九七八年四月被判二十年徒刑。他是狄托的舊政敵，被控罪名是「陰謀推翻國家，使南斯拉夫由外國操縱」。此處所謂的「外國」顯然是指蘇聯。此外，他的罪狀尚包括：爲蘇聯與阿爾巴尼亞進行反南斯拉夫宣傳，與東歐的親蘇南斯拉夫流亡者及南斯拉夫內部的分離分子保持接觸，也是「非法的」「新共產黨」的主要組織者<sup>⑱</sup>。該「新共產黨」即一九七四年在黑山共和國巴爾港被捕的「非法集團」。比洛維克案件更和三名蘇聯駐南斯拉夫外交官員有牽連<sup>⑲</sup>。

以上事實顯示，親蘇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並非已完全被消滅，也未終止活動，他們不僅與蘇聯而且與東歐若干國家暗中勾結。目前力量雖然不大，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結論

毫無疑問，狄托是南斯拉夫歷史上的第一位全國性領袖。在他的領導下，南共按當地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工人自治」。在國內，建立了「集體領導」制度（雖然他自己一生大權獨攬）。在共產

註<sup>⑯</sup> 「南斯拉夫未來的情勢」（合衆國際社特稿），〔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四日。

註<sup>⑰</sup> 布爾格萊特國內廣播，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二日。

註<sup>⑱</sup>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大公報〕（香港），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四日。

〔路透社布爾格萊特電訊〕，〔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運動中，倡導各國共黨一律平等。在外交上，執行了「不結盟」政策。這些都將成爲狄托時代的特徵。

他所建立的一切，在他死後能否延續下去，這是他近十年來最關切的問題；也曾作出種種安排，例如，以集體領導防範內部分裂，以全民防禦抵禦他死後可能遭遇的外來侵襲。這些安排能否有效，有待事實驗證。

狄托死後，集體領導制度至少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尤其當南國人民普遍體會到蘇聯入侵的威脅存在時，更會暫時捐棄成見，準備一致對外。蘇聯軍事干預的威脅雖然存在，但是按照目前情況推測，狄托死後，蘇聯不致輕易冒險。蘇共相信，戰爭意味着外交的失敗。蘇共征服世界的主要手段不是戰爭，而是顛覆活動——長期的、決定性的顛覆活動。因此，蘇聯的外交活動與其顛覆活動之間的界線極難劃分。

經濟上的困難與區域（或民族）間的不和將是致命傷，內亂可能導致外患。

## 「中共名詞術語辭典」 （英文版）

精裝全一冊 16開本 九二〇頁

定價：新台幣壹仟陸佰元  
美金肆拾肆元伍角      外埠另加郵資：平郵美金十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